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庫斯尼茲克地方

蘇聯·A·洛辛著

章蕪叢譯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二輯之八)

庫斯尼茲克地方

譯者 韋叢蕪 著者 瓦洛辛·А

一九五一年一月印行

前記

獲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獎金的庫斯尼茲克地方 (Kuznetsk Land) 是蘇維埃西伯利亞的一位卓越的新作家亞歷山大·瓦洛辛 (Alexander Voloshin) 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蘇維埃文學月刊本年第七期介紹本書說：

『在藝術價值上，在所展開的畫面的廣闊上，並在詩的意趣上，庫斯尼茲克地方乃是一篇極有意義的作品。

『創造性勞動的固有詩情，反抗成規和保守主義的奮鬥，以及工人與工程師密切團結的集體生活，乃是這部長篇小說的主題。』

西伯利亞最重要的礦產是煤，它佔全蘇聯煤的儲量的百分之九十。庫斯尼茲克是西伯利亞三大煤區之一，它在蘇聯工業建設和寒帶人民生活中所佔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庫斯尼茲克地方即庫斯巴思屬於西部西伯利亞區，在外蒙古阿爾泰山以西，從北到南面長一千餘公里，煤產豐富，礦場四佈，在社會主義的建設計畫的推進中，發展了一些新興城市。所有礦坑均走向全面機器化的道路，日夜二十四小時不休地工作着。

作者在成為新聞記者和著作家之前，曾在庫斯尼茲克煤區裏作了相當時期的礦工，所以他關於本煤區的描寫是有多年實際經驗作根據的。內容寫得親切逼真，抓住了全部工作中的主題，活鮮鮮地顯出一條精益求精的艱苦奮鬥的煤業建設的道路來。本書不僅是一部極有藝術價值的小說，並且是在教育意義上的一本礦務指南，它告訴我們在現代社會主義的集體的機器化的礦坑的發展中所發生的一些問題及其解決的路徑。

本書中所描寫的卡比達那雅是本煤區所轄的許多礦坑之一，並且在煤質及產量雙方都是其中最優的礦坑，長期保持着中央煤業部的挑戰錦旗。

卡比達那雅礦場老場長皮阿得·米海羅維奇·德羅保，總工程師費阿多·留吉奇·費倫珂夫和地下運輸部主任綏苗昂·康士坦丁諾維奇·斯達羅杜奇夫是代表成

規和保守主義的人物。他們在天然條件優越和煤區總辦公處的特撥大量器材的支持下，爲本礦坑獲得了錦旗。

但是老場長固步自封，不求精進；凍結器材，浪費人力；偏愛逢迎，嫉妬新進——一切都是進步之敵，妨礙了礦坑的發展，同時也毀滅了他的前途。

從這次愛國戰爭復員歸來的警衛隊長巴夫·高狄耶維奇·羅高夫在本礦坑第二區充任區工程師。他的技術的頭腦，軍人的精神，和黨員的熱忱使得他同那班成規和保守主義的擁護者格格不入，被畏，被妬，被恨，終至被迫去職，轉任閒差。

本礦坑新來的黨組織者費克陶·彼得羅維奇·邦達族克洞悉個中真相，運用黨的力量，終使庫斯巴思煤礦管理局將老場長德羅保撤職，並派羅高夫代理場長職務。

從下面羅高夫對一位女工程師的一段話（見三一三頁）我們可以看黨組織者邦達族克在本礦坑所發生的作用：

「……在他同我們在一塊的這短短時間裏，他竟不知怎的設法使他自己成爲十分必不可少的人物了。你知道我的意思麼？他並不四下亂衝，叫嚷，要求，他卻以

他的安靜態度設法把事情推動了，而且在礦場裏沒有哪一方面的工作，沒留有他的工作他的心思的印子。他是一個極有趣味的人物！』

卡比達那雅礦坑在青年新場長和新來的練達的黨組織者密切合作大力推動之下突飛猛進了。

書中描寫的有三個最前進的礦工班子：

第一是涅珂拉索夫班子。格夫里納·綏苗昂諾維奇·涅珂拉索夫是本礦坑裏的一個黨小組組織者，在礦頂崩塌之後，不顧一切危險，他獨自自動地不聲不響地去把崩塌地方支撐好，發揮了共產黨員的高度自我犧牲精神。他發明了自動裝煤機，使被轟炸的煤有百分之三十直接自動地落在搬運機裏，減省了用人力鏟煤的勞動。

第二是瓦希青班子。阿芳納西·彼得羅維奇·瓦希青在愛國戰爭期間聲名傳遍庫斯巴思。報紙和賀電稱這位在礦坑裏工作了二十九年的老練礦工爲『後方的衛士』。他發明了高速度坑道推進法。他教他的替手礦工們『計算時間不看鐘』的巧法子。他要在三年之內完成國家煤產五年計畫中應攤他作的一份。他的從大戰歸來的兒子格列葛里同場長羅高夫銳意研究計算多坑頭的方法，獨力試驗，增加產額一

倍；雖因不慎搞塌了兩個礦頂，卻給採煤工作開闢一條新路來。

第三是奇里潘諾夫班子。米海爾·奇里潘諾夫班子全體都是職業學校剛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無能的前段長阿奇里珂的管理之下，工作成績很糟，由於羅高夫的循循善誘，終於使他們自動組織成一個齊其聯盟班子，以大戰中獲到『蘇聯英雄』榮銜的思特般·旦尼洛夫爲名。經過這番精神動員之後，他們首先便以忘我的犧牲精神日夜不休地從事營救閉在崩塌礦穴裏的本段段長。旦尼洛夫本人此刻剛從復員來到此地，不願就他的戰時隊長現任場長羅高夫所派的人事部職務，而立刻去參加以他的姓名命名的礦工班子當礦工。他的經驗技術雖比其他班伙們差，但是他卻成了他們的光與熱。奇里潘諾夫發明了心型鑽尖，使礦坑底層三公尺厚的煤層易於開採，因而戰勝了他的自學生時代起便成爲劇烈的競爭者的綏瓦斯提安·耶米尼安諾夫和他的礦工班子。他的新發明使礦坑底層採煤變成山崩狀態，產額大增，最後竟由黨組織者提議要他向本礦坑全體工程們演講他的新計畫或新進度表（new schedule）。礦工向一羣工程師演講呀！這是革命，不是麼！

最大最重要的發明是礦場視察或勘查師（mine surveyor）吉拉綏木·彼得羅維

奇·哈米亞珂夫的採煤裝煤聯合機。這個發明使採煤工業從坑道頂頭到煤棧完全機器化，節省勞力並增加產額到驚人的程度，這是採煤工業的大革命。

總工程師費倫珂夫在集體的感召之下也變得熱心前進了，並且發明了一種按照切煤的深度調節着速度的自動機。

無能的不長進的運輸部主任斯達羅杜奇夫終被羅高夫不顧多年同學的親密友誼毅然地予以撤職了。

書中所描寫的幾件私人生活都很動人而且很有意義。

老瓦希青夫婦在舉行慶祝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個女兒由大學畢業，一個兒子由戰後復員——歸來的時候，招待礦場同事們的場面是很動人的。我們看見這一對老夫婦爲着愛子在前線久無音信，而同在礦坑竭力苦幹的慘痛情況的時候，使我們更加提高對於侵略戰爭的憎恨。

男女兩個技術員尼古萊·杜賓奇夫和安妲希加之間由同學戀愛，經過同事戀愛，到結婚，以及婚後生活，都寫得十分細膩，給我們看了一幅蘇聯中等技工男女生活的活鮮鮮的畫圖。

最後，我們在本書收場看到主人公羅高夫的戀愛下場及其另一戀愛前途。羅高夫同他的愛人瓦麗亞在大戰期間彼此懷念的深切，戰後相見的悲喜交集的情況，以及雙雙遨遊的樂趣，都寫得非常動人。然而由於研究不同，嗜好不同，又復各在一方，久不相見，這場戀愛終成泡影了。展在我們眼前的是愛情的兩幅遠景：一幅是瓦麗亞同地質學家斯吉茲基教授在西部西伯利亞的湯姆河上遊雙雙考查地質，一幅是羅高夫同本礦坑女工程師格麗亞（老瓦希青的女兒）在庫斯尼茲克地方的全國模範礦坑之一的卡比達那雅並肩工作。這兩對志同道合的情侶的前途是可以想像得出的。戀愛與事業結合是社會主義生活特質之一呀。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叢蕪記於上海。

第一章

在兩個人從緊急出口來到地面上的時候，灰色的陰雲，此刻頂上粉紅，由兩個斜斜的雨柱對着遠山支撐着，正向東方退去，祇有暴雨的最後雨點從現在已經晴朗的天空裏落下來，在大地上亂洒了一陣。

德羅保點了一支香煙，向羅高夫瞥了一眼。

『我們這個庫斯尼茲克土地氣味很好聞，不是麼？尤其是在下了好一陣傾盆大雨之後。』

整個礦場市區從山邊都可以看得見——綠色的直街，白色的高房，長方形的花園，凹碗形的運動場，以及每隔兩三公里遠便有的黑色的圓錐形的廢垃圾堆。那些垃圾堆在冒煙，上面捲起微藍色的一抹一抹的煤煙。

德羅保在前面走着，小心地擇路走下陡峻的光滑的山道。這位礦場場長年過五十歲了，具有說話不清楚的，惱人的老頭子習慣。聽他說話，人必須伸着耳朵，羅

高夫緊跟在他的腳後，好不至於聽掉了他在視察那構成第二區的三段之後所要說的話。但是德羅保在急忙前走，吸着腐爛的松樹皮的醉人的微酸的氣味和秋草的美妙的淡淡的香氣的時候，他彷彿把礦場的事情全都忘記了似的，在他的寬闊的打皺的面貌的細網紋絡上展露出一幅笑容。他的灰白眉毛生得往上翹，使他帶着一幅永遠不變的喫驚神氣。

『看那些礦場排列起來好像要受檢閱似的，』德羅保朝着礦區揮手說道。『日前我曾在報紙上讀到幾句詩，大概像這樣寫道：「你走進那到處都是黑金字塔的王國，好像是到了古埃及地方似的！」王國一語是好極了，但是埃及卻不合適：那里是沙漠呀，然而這里生活卻連地面帶地下都是在沸騰着的。』

他看着鄰近礦場的圓錐形的廢垃圾堆，狡猾地雲着眼。

『有幾個對手哩！去年，在你沒有來之前，我們同他們簽了一個比賽合同。那時他們精神十足——說他們會把我們完全打敗的。一定不會的！』他急遽地站住，轉身半臉對着羅高夫，幾乎對着他的臉孔喊叫。『而且這也並不祇是空談呀——受不了激昂空氣呀。我告訴你這件事，是爲了你自己的好處，因爲我可以看出你雖說

也許稍微急躁，你卻有腦筋。現在我觀察你有一個多月了，我想你行了。」

羅高夫皺皺眉頭。礦場場長預防反駁，便舉手繼續說下去。

「是的，急躁！努力要一下把一切事情都辦了。你對於循環生產，支撐木料，和那種奇諾珂掘進檯等等，未免有些太忙了，沒功夫爲現在輪班期內出煤焦心了。你不能像那樣辦哪。我勸你把你的腦子專放在一件事情上：計畫必得要完成的。我並不管你怎麼辦。你們可以用你們的帽子把煤捧到地面來，一次捧一把，假使你們願意，計畫總是在那里等着要完成的，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

「這樣下去直到末日吧，我想？」羅高夫反詰道。

德羅保忙着想自己的念頭，並沒有注意工程師的批評。

「你看，我們在這個礦場裏有了我們的習慣。去年五月彷彿我們稍微落在計畫後面了。我怎麼辦呢？我把所有動筆的人都從辦公室趕到礦坑去——所有的青年僱員們，讓我告訴你吧，產額陡增了。你仍然有時間去思想循環生產和掘進檯呀，朋友！我們的鄰場也還沒有焦心這類事情哩。」

德羅保對於完全掌握了這個礦坑，引以自豪，不容任何人告訴他而加以任何

革新或改變。羅高夫在這里被指派作區工程師的時候，他也聽到這樣話了。

當兩個人走進礦場長辦公室的時，德羅保轉臉向着羅高夫。

『我歡喜你的採掘地方，』他說道。『它們整齊呀。』

羅高夫理會自己感覺爲這種讚美所恭維了，但是他立刻把它置之腦後。他覺得這個時候對於瞭解他近來腦中所想的一個意見是很適宜的。

『皮阿得·米海羅維奇，』他躊躇地開口道，好像他所必得要提的這個建議是當時乘一時之興想起來的似的。『你不以爲第二區的計畫可以增加一些麼？』

德羅保用鼻子哼了一下。

『什麼意思呢？』他疑惑地說道。

『唔，你自己看見我們提前剝出來的那兩個新煤層了。你現在本就可以開始採掘了。』

『好吧，趕快幹吧！』場長高興地微笑道。『你那兩個煤層會供給我們百分之五六哩。……』

『還要多哩！』

『等一下，』德羅保的薄薄的嘴唇着急地抿緊了。『我的意思是說超出計畫百分之五六呀。你看出來那給我們的優勢麼？鄰居們要喫醋得臉色發青哩。我們要把它們佈置好，而且很可能地祇是你的超計畫的兩個煤層在這件事上充主角哩。但是暫時莫要說出去呀！』德羅保十分意外地霎眼，突然大笑起來，拍着羅高夫的肩頭。

這樣的暢言無忌使羅高夫有些喫驚，他一時無話可說了。接着想起了他大概要到明天才能再見到德羅保，他便說道：

『你看了我的條陳麼，皮阿得·米海羅維奇？那是頂迫切的呀。』

『條陳？』德羅保作出一種茫然的姿勢。他的臉色陰沉了。『哦，不錯，那個條陳。……對不起，我並沒有看……沒有功夫呀，你知道……我是一個忙人，一個軍人，可以說。我轉交給費倫珂夫了。你最好去看他。』

羅高夫在等着要看總工程師的時候，他的思想老是轉回到他那天同礦場場長一陣到各處視察他所採掘的地方的情形。關於這點是毫無疑問的：德羅保十分瞭解他的職務……瞭解的程度甚至於可以令人嫉妬他。或者因此人應當寬恕他的頗為粗暴

的態度，他的意見的決定性，以及他的鹵莽地幾乎不思想地加以決定的習慣。不過他對於全體的名譽的關心未免稍微注重得太厲害了。羅高夫不禁以爲德羅保在實際上關心他自己的『令名』更甚於全體的令名。

在礦場裏有許多事情羅高夫並不贊成。雖說全體服務人員都是不可否認地在忘我地忙着完成計畫，有些領導的管理人員卻明顯地低估了他們所支配着的力量。

『高度產額日』——他們簡稱作『高產日』——越來越常常宣佈了。在這些日子裏計畫被超過了，但是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人人都被派到礦坑下面去——甚至於連廚子在內——一切附屬的部門都在當日關閉了。

爲了『高產日』捏造出了無窮的藉口。或者是一月之初所需的『飛躍的開始』嘍，或者另外是在每十天一期終了來一個『奮發』和一個『收集殘餘』嘍。不過這種奮發並沒有多大幫助，因爲在每次奮發之後，產額幾乎是不可避免地一定要下降的；工作在表面上便鬧得不合規律了，礦坑按全體講彷彿害了瘡疾似的。

『這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呀，』羅高夫有一次聽見一個老礦工說道。

『我們總是像發狂一般四下亂跑——就沒有時間讓我們好好睡一夜覺，』一位

名叫尼費陀夫的區工程師曾埋怨道。『我們有了人和機器，但是等到組織工作來了的時候，我們卻並不用腦筋。』

羅高夫寫那篇條陳，發表他對於礦坑的基本工作的意見的時候，他設法向着改善事態邁進第一個實際的步驟。那些工作在基本上變成一件事情——增加產額。救濟的方法就在於一種圓滑地運用循環生產。不過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實行許多複雜的方法。當前的工作就是要判定哪一種方法應該首先着手進行。

可見德羅保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去了。除了看總工程師有什麼話說而外，別無辦法了。

羅高夫同總工程師晤談之初便不禁微笑了——費倫珂夫的說話方式，甚至於他的字眼選擇，都十分像德羅保的。也許他是有意地摹仿場長吧？礦場裏有許多管理人員確實是那樣的。

『條陳麼？等我有功夫，我要看看的，』費倫珂夫說道。他忽然打了一個短哈欠。『仍然找麻煩麼，囑？』他不耐煩地補充說道。

『對了，費阿多·留吉奇。仍然找麻煩。』

『你不以為你所努力進行的方法有些舊式麼？』

『我不以為。你呢？』

『我麼？』費倫珂夫在椅子上挪動身子。『我是這里四圈子的廚子頭和洗瓶子的人呀。我沒有功夫造空中樓閣呀。』

『你的意思是說一種調節的循環工作是一個抽了鴉片後的夢想麼？』羅高夫皺着眉頭反詰道。

『我是談現有的可能性呀……』費倫珂夫顯然勉強地回答道。

『我也是這樣呀！我所有的結論都是根據現有的可能性的。』羅高夫繞着走過寫字檯，站在總工程師旁邊。『費阿多·留吉奇，在我看來彷彿盼望天上降下可能性的人們忘記了我們工作中的基本事情：我們一定要永遠努力向上同最好的礦場比較呀。我們現在所實施的不是一種攻勢麼？那就等於說我們必得守住前進部隊所攻佔的防線呀。』

費倫珂夫用一個肥胖的小指頭搔着他的日漸稀疏的頭頂。